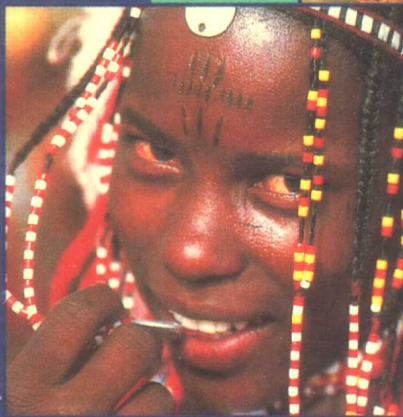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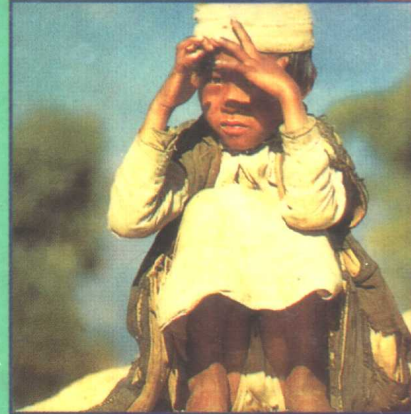


为了一个共同的世界

GEMEINSAM FÜR DIE EINE WELT



联邦政府的发展政策

联邦政府
合作部



为了一个共同的世界

GEMEINSAM FÜR DIE EINE WELT

——德国发展政策的任务、成就和机遇

本册子根据联邦政府的第九次
发展政策报告编写

目 录

一、九十年代初发展中国家的形势

- 10 世界经济中的发展中国家
- 12 发展中国家的中心问题
- 12 贫困、饥饿和营养不足问题
- 12 加剧的贫困
- 12 食品短缺问题日趋严重的危险
- 13 营养保障问题：经济、生态和人口的极限
- 14 人口增长
- 14 问题的规模和发展前景
- 14 人口发展、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三者之间的联系
- 14 城市化
- 15 人口政策的可能性和极限
- 15 环境破坏
- 15 框架条件
- 16 原因和后果
- 16 全世界的环境问题
- 17 共同的责任
- 17 能源供应
- 17 传统能源的日益短缺
- 18 矿物燃料与能源技术的进口依赖性
- 18 债务问题和结构调整计划

- 18 债务的规模和结构
- 19 债务问题的原因和后果
- 21 债务战略之路

22 贸易

- 23 发展中国家贸易额的发展情况
- 24 价格变化和贸易条件
- 25 进出口值的变化情况
- 26 消除贸易保护主义
- 27 工业国的结构调整不足问题

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发展政策合作

30 政策重点和路线方针

30 发展合作的准则

32 消除贫困

- 32 消除贫困是一项基本任务
- 33 促进私营经济的积极性
- 33 解决人口问题
- 35 反毒品斗争
- 36 反艾滋病斗争
- 37 克服债务问题
- 38 结构调整
- 39 改善能源供应
- 39 在发展合作中的妇女促进问题
- 42 阻止全世界的难民潮
- 44 营养保障和农村发展
- 45 莱索托马特里勒农村发展项目
- 46 通过促进自助消除贫困
- 46 促进发展中国家的住宅建设和自助·萨尔瓦多/简易住房建设·萨尔瓦多
发展与社会住宅基金会
- 47 维持自然生存基础
- 47 1992年6月3日到14日巴西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的成果

- 49 环境保护
- 52 在韩国、突尼斯和墨西哥的项目/韩国森林经营项目
- 53 促进在突尼斯干旱区的资源保护
- 53 墨西哥城大都市区的大气治理
- 54 热带森林问题
- 56 联邦政府的热带森林计划

- 57 基础教育作为人类与经济发展的前提

- 59 项目：中国北京缩微照相培训中心
- 60 项目：巴基斯坦白沙瓦技术培训中心

- 61 特殊的国际挑战——军事冲突、内战和自然灾害

- 62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发展合作资金的拨付与分配

- 62 总拨付概况

- 63 联邦经济合作部的预算和中期预算计划

- 64 地区重点
- 64 与各种国家组别的合作
- 64 较贫困的发展中国家
- 65 经济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
- 65 促进地区合作

- 66 双边合作的形式、工具和方法

- 66 外交、农业、贸易和发展政策的相互结合

- 66 财政合作

- 66 任 务
- 67 资助条件
- 67 结构援助
- 68 债务免除
- 68 在巴黎俱乐部多边框架内的债务重新安排
- 70 财政合作资金的回流
- 70 重新投放回流的财政合作资金

- 70 混合信贷
- 70 共同资助
- 70 技术合作
 - 70 任 务
 - 70 技术合作的形式
 - 71 对未来技术合作的要求
 - 71 促进最小措施
 - 71 有偿技术合作
- 72 人员合作
 - 72 对发展中国家专业和领导人员的培训和进修
 - 73 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在德留学生
 - 73 促进创业和职业安置
 - 75 发展援助志愿人员
 - 75 派遣专家
 - 76 综合专家
 - 76 专业人员培训计划
- 77 食品援助和营养
- 77 难民救援
- 78 各州和乡的发展合作
 - 78 各州的援助方式和规模
 - 79 联邦和州之间的合作
 - 79 德国的乡在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关系
- 80 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
 - 80 基础和趋势
 - 81 与教会的合作
 - 81 与政治基金会的合作
 - 82 与其它私人援助机构的合作
- 82 促进私营经济的发展

- 82 促进战略
- 83 在经济领域中的政治对话
- 83 创造促进市场经济的条件
- 84 在私营经济部门中的自治和自助机构
- 84 德国各商会及行会的合作关系
- 84 企业发展和咨询
- 84 综合咨询服务中心及其展览与贸易促进计划
- 85 创业和就业保障计划
- 86 调整和推广技术
- 86 高级专家服务中心
- 86 对企业的资助和减轻风险的工具
- 86 德国投资与发展协会的参股和长期信贷
- 87 开业与技术计划
- 87 投资协定
- 88 联邦国外资本投资担保
- 88 出口担保和出口信贷（赫尔梅斯信用保险）
- 88 避免双重征税协定
- 88 金融基础结构——货币与信用
- 89 货币和信用制度中的自助组织
- 89 开发银行
- 89 信贷机构的合作关系
- 89 结合私营经济和职业培训
- 90 企业培训
- 90 卡尔·杜伊斯堡协会和德国国际发展基金会的进修计划
- 90 经济发展的技术框架条件
- 91 与德国经济界的发展政策合作
- 91 发展中国家联合工作组
- 91 咨询委员会
- 91 企业和行会的信息

- 91 对德国发展援助成效的检查

- 92 评估结果
- 93 评估建议的落实
- 93 最近的重要评估举例
- 93 对议院和公众的工作通报

- 95 在欧洲共同体框架内的发展合作

- 95 欧洲共同体发展政策的重点和趋势

- 96 非加太国家
- 98 第四个洛美协定
- 99 地中海国家
- 100 欧共体与在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
- 101 欧共体的食品援助计划
- 101 稳定非加太国家以外的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收入
- 102 多边合作
- 102 多边合作和联合国组织的意义
- 104 多边金融机构
- 104 世界银行集团，世界银行
- 104 国际开发协会
- 105 国际金融公司
- 105 多边投资担保机构
- 106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106 地区性开发银行
- 107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 108 联合国专门组织与机构的发展合作活动
- 108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 109 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
- 109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 110 世界粮食计划署
- 111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 112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 112 国际劳工组织
- 113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 114 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
- 114 世界卫生组织
- 115 国际贸易中心（联合国贸发会议/关贸总协定）

115 联合国人类住区（生境）中心

116 对联合国组织的专项捐助

116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西方援助国的一个论坛

一、九十年代初发展中 国家的形势

世界经济中的发展中国家

九十年代初,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变,其意义已远远超过了一些世界经济数据。东西方冲突的终结,原有集团观念的解体以及对秩序政策观念的迅速适应,为克服诸如贫困,环境破坏,债务负担,人口爆炸,毒品,疾病,战争冲突,难民和移民等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和可能性。人们不能孤立地看待这些问题。它们不是地区性的,或者不能被控制在地区范围内。它们是全球性的。人们越来越普遍地认识到这一事实。人们也越来越坚信,为了一个共同的世界,只有一个共同发展责任体才有能力战胜这一挑战。

同时,世界各国的发展水平变得更加参差不齐。一些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工业化的门槛上,或者已经跨越了它;其它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进步仍然不尽人意。

此外,在资源分配方面,许多国家之间有时仍然存在着极端的差别。即使在较为发达的国家中,仍然有太多的人甚至不能满足他们最起码的基本需要,生活在绝对贫困之中。几年来,绝对贫困的人口总数不仅居高不下,反而继续上升,目前已达大约 12 亿人。

在九十年代初,世界经济处于弱增长当中,它已结束了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的持续稳定增长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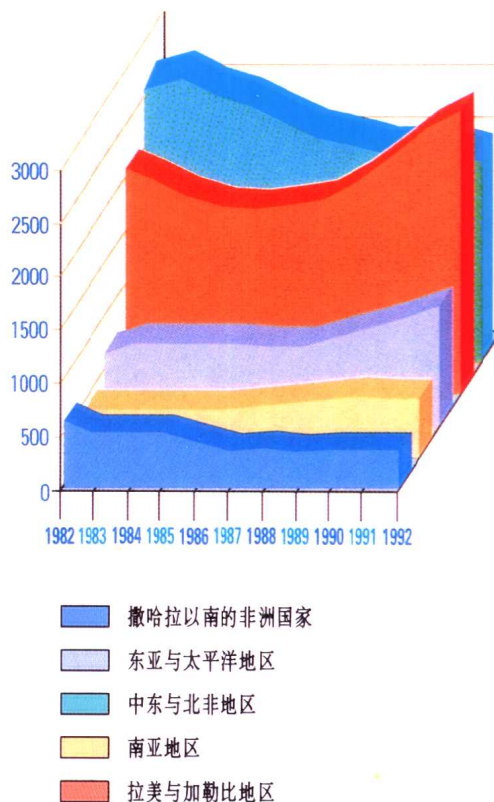


从总体上看,当工业国的经济活动几乎随世界经济一起滑坡时,发展中国家组别的经济增长显得更具抵抗力。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增长率在 1989 年达 3.7%,1991 年为 3.3%,可以说,这与工业国的增长减缓相比是相当好的成绩。

取得这些成绩的原因在于亚洲地区达到超过 5% 的年增长率和拉美国家在 1991 年明显恢复了增长——它在该年度的经济增长率达 2.8%,是它在 1986 年以来的最高增长率。

与此相反,非洲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尽人意。其增长率介于 1989 年的 2.7% 和 1991 年的 1.5%。尤其是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中,其增长率在同一时期仅仅介于 1.7% 和 1.5%。与所有发展中国家相比,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实际人均收入下降幅度最大。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单位: 美元)





亚洲地区经济的稳定增长主要是由香港，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台湾和泰国的经济强势带动的，而拉美最近的经济复苏主要反映了部分严厉的结构调整措施已经有了初步收获以及债务问题已经略有缓和。拉美国家的经济复苏一方面与国际利率水平下调有关，但是在另一方面也可以被解释为扩大后的债务战略取得了成果，导致了在几个拉美国家中外逃资本开始回流，资本输入重新增加。

世界贸易的增长在 1988 年还达到了 8.9% 的纪录水平，但是，它在九十年代初明显回落。它在 1989 年达 6.8%，在 1990 年达 4.1%，但是在 1991 年才增长了 3.2%。

由于受到 1990—1991 年科威特危机的影响，许多中东国家的商品贸易势头减弱。

由于贸易条件日益恶化，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尽管增大了出口量，但是仍然只能满足于更少的进口量。而整个非洲地区能够既在出口方面又在进口方面增加相应的数量。

在报告期中，尤其是由于进口额较高，拉美国家的贸易额也明显上升。在亚洲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商品贸易的增长又渐渐接近八十年代后期的增长纪录。

当前的发展合作关系正面临着挑战，它意味着所有参与方都应尽其所能，承担责任。发展中国家和正在走向工业化的过渡型国家应当首先由自己来承担发展的责任。通过自身的努力建立国内的政治、法律和经济框架条件是它们自身的职责，而且也只有这样，它们的公民才能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

由于工业国在世界上占据着统治地位，工业国必须从自身的角度出发，谋求这样一种世界经济环境：持续的、没有通货膨胀的增长，低利率，汇率稳

定，货币、劳务和知识可以自由和公平交换。在这一世界经济环境中，决心改革的发展中国家可以期望自身的努力将换回成功的喜悦。为了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改革努力，各工业国的团结援助不仅仍然必要，而且更为迫切。但是，任务是艰巨的。较为先进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富裕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应负起更多的责任。



只有一个共同发展责任体才有能力战胜当前的挑战。所有国家，无论是工业国，新兴工业国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应尽其所能，承担责任。



发展中国家的 中心问题

贫困、饥饿和营养不足问题

加剧的贫困

10 亿以上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这一数字几乎占发展中国家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其中的 60% 是妇女。在八十年代，南亚和东南亚国家的国民收入已经提高。尽管如此，那里还有 7 亿以上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在许多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和部分拉丁美洲国家中，它们在过去十年中的形势发生了恶化。

贫困意味着：食物不足，儿童死亡率高，人口的预期寿命低，教育机会少，饮水不卫生，卫生设施少，不合理的居住条件，对决策过程缺乏积极参与。遭遇者不能维持体面的生活。



贫困的起因和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贫困不仅是物质问题，而且也是文化，社会和政治问题。人们日益注意到贫困是与没有自由，离乡背井，移民和传统社会结构的衰落相关的。从长远来看，只有改变制度结构与功能，才能减少或消除贫困。

今天，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国日益一致地认识到，只有通过以下努力才能在减少普遍贫困方面获得突破：

● 发展努力应加强面向消除贫困的目标。发展中国家应创造适当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以使穷人能够发挥他们的创造能力，获得教育机会和生产资料（如土地，贷款），将自己组织起来，形成独立的社会团体以维护自身的权益；

● 工业国应为改善国际经济环境作出贡献，应减少对本国农产品、工业和手工业产品的保护，向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开放市场，并为合理地解决债务问题创造机会。

食品短缺问题日趋严重的危险

在主要食品生产国存在着食品过剩问题，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却面临着食品不足问题，尤其在非洲地区。但是，在亚洲，食品缺口也在增大。其原因在于人口增长率高，农业生产

不足，分配不足，用于支付进口的外汇短缺以及较贫困阶层的购买力缺乏。在许多发展合作伙伴国家，农业生产不足的主要原因不仅在于自然环境条件落后，而且在于农业政策环境（如土地产权政策）不佳，市场营销渠道不畅，国家的农业研究与咨询体系不够完善，对农民的生产资料供应少以及贷款不足。

从人道主义角度看，调拨过剩的粮食是解决当前粮食短缺问题的必要措施。但是，发展合作措施亟需集中在消除产生贫困的根源。即使从中期看，调拨过剩的粮食也不是一种富有意义的解决办法，因为它会妨碍发展中国家发展农业生产的自身积极性。持久地调拨过剩的粮食毕竟不是最终解决方法。

无论是在农业还是非农部门都要为较为贫困的人口创造就业和收入。只有这样一种发展进程才能在全世界长期消灭饥饿。

在当今的世界里，需要供养的人口要比七十年代初多得多。尽管农业生产和购买力的上升幅度很大，仍然始终有 5 亿多人营养严重不良或不足。与由于灾害引起的急性的饥荒相比，更为紧要的是慢性的营养不足问题。在营养不良或不足的人口中，多数人既无土地可供粮食生产，也无购买力用以购买粮食——他们缺乏就业机会。

只要符合经济和生态方面的目的和要求，加强促进发展中国家发展自身的粮食生产是根除营养不良问题的必要前提。发展中国家必须尽量以自身力量来保障粮食供应。在第三世界国家，一方面应增加粮食生产，另一方面应寻找适当途径，为较贫困的阶层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其购买力。

今天，众所周知，绝对贫困是营养不良的主要根源。所以，长期消灭饥饿现象的唯一途径是启动一种发展进程，它应当不仅在农业部门，而且在非农部门为较贫困阶层创造就业机会，开辟收入来源。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随着人口的增长，绝对贫困问题就会加剧，从而将饥饿者长期排除在发展进程之外，使他们沦落到接受救济的地步。因此，联邦政府把握一切机会，致力于主要在农村地区，但是也不排除在城市地区，支持和推行创造就业计划。

营养保障问题： 经济、生态和人口的极限

在发展中国家，营养保障的极限清楚地表

现在不同的领域中。

在经济领域，它主要取决于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政策在其经济和社会政策中所占据的价值地位。在过去几年里，尤其是在黑非（由于干旱），农业政策发生了一个值得注意的转变，政府开始抛弃那种忽视农业部门的做法。联邦政府将在未来的政治对话中通过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结构调整计划来支持这一变化。为了实现持续农业的目标，农业生产还必须与各地的生态承受能力相适应。

但是，在考虑这些生态条件的前提下，许多发展中国家只要应用较新的农业科学知识，就可以提高生产率，增加产量，这应当足以提高人口的营养保障水平。

不过，剧增的人口压力，特别是在非洲和亚洲，已经导致了过度使用边缘地区并将耕地面积扩展到生态上已受威胁的地区（如陡坡，沙漠边缘地区，干燥的热带稀树草原）。环境破坏经常是不可弥补的，它们会对经济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并带来附加的社会后果。

为了避免不可弥补的环境破坏后果，发展中国家必须下决心推行一种生态上可以承受的土地使用政策以及一种积极的人口政策。这些政策不仅必须与一般的经济和社会政策，而且必须与一种立足于粮食自给自足的农业政策相适应。这一认识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新的。若要付诸实施，既会在政治上遇到困难，又会在经济上付出较高代价。因此，不能指望马上得到改观。



人口增长

问题的规模和发展前景

在 1960 年，世界人口还只有 30 亿，而在 1992 年，它已经增加到大约 55 亿，其中 75% 生活在发展中国家（1950 年：66%；2000 年：预计近 80%）。目前，全世界的年平均人口增长率为 1.7%（工业国：0.71%；发展中国家：2.09%），而在 1960 年到 1965 年期间，该数字为 2.0%。到本世纪末，预期增长率将继续下跌至 1.5%。但是，世界人口的绝对数量将大幅度上升。每秒钟有三个婴儿出生。这意味着在九十年代里，世界人口每年大约递增 9000 万人。根据联合国的适度方案预测，在 2000 年，世界人口将超过 60 亿。这主要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有关。

41% 的人类生活在像巴西，印尼，墨西哥和印度（局部）那样的发展中国家：在那里，尽管出生率下降，人口仍以大约每年平均 2% 的速率增长。这意味着，它们的人口在 35 年后将翻一番。

27% 的人类生活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部分中东和南亚国家：那里的死亡率在下降，而出生率又居高不下。那里的人口将在 25 年后翻一番。

在人口增长明显减缓的国家里，首先死亡率降低，然后出现出生率下降，直至两者摆动在一个低水平上。从这一观察角度，人们得出乐观的估计：到下一世纪末，世界人口可以稳定在 100 亿左右。从这些数据和估计可见，鉴于资源短缺，人口增长的规模向援助国和受援国双方提出了近乎无法解决的问题，即如何避免生态，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



人口发展、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三者之间的联系

我们不能离开社会和经济状况而孤立地观察人口发展，因为两者之间存在着多种多样的联系。一方面，社会和经济因素决定了死亡率和出生率。另一方面，人口增长影响着经济发展的可能性：

- 高人口出生率比如制约了国家对学校或卫生设施的大量投资；
- 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或粮食生产的增加跟不上人口增长的步伐。其结果是出现供应瓶颈；
- 持续的高人口增长率要求国家创造许多新的工作岗位，并且加剧了业已存在的失业和低就业问题；
- 人口的高速自然增长，从乡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动以及不均等的收入分配促进了一个持续的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

在发展中国家中，多数人口还生活在农村地区，而城市化进程的势头已经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强度和规模。从 1950 年到 1980 年，发展中国家的总人口翻了一番，而其中的城市人口几乎翻了两番。以此推算，在 2000 年，至少 40% 的发展中国家人口（20 亿以上）居住在城市，其中有一半居住在百万人以上的大城市。

鉴于现存的资源短缺问题，世界人口若按当今水平持续增长，援助国和受援国双方将几乎不可避免地陷入生态、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

由于人口增长迅速，城市地区越来越难以保障居民的生存基础（尤其是工作，住房，饮用水，清洁的环境，卫生保健条件）。大群的城市人口为生存而斗争，与失业和剥削，饥饿和疾病，无家可归和房荒作斗争。在一些大城市中，70%以上的居民生活在贫民窟和简易住所中。

正在进展中的城市化加剧了在城市和工业集中区里的环境问题。鉴于在空气和水中有有害物质含量增加，能源供应困难和噪音污染严重，人类的健康受到了越来越严重的威胁。在此，我们有必要认清城市发展的潜力和它对近郊以及整个农村地区的影响，有必要促进和支持城市的发展。这里，面向生态与环境保护的城市建设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人口政策的可能性和极限

人口政策措施不能取代其它的发展政策努力，但是可以对后者提供有意义的补充。一项成功的发展政策有利于提高人口政策计划的有效性。

国际经验表明，促进社会和经济环境得以改善的措施也有助于降低出生率。比如在发展中国家，普通教育，扫盲计划或者改善妇女的社会地位对人的行为起着重要的影响。计划生育方案可以直接影响人口的增长。虽然计划生育方案的实施结果经常落后于既定目标，但是，如果很好地执行它们，尤其是将它们同时纳入保健服务措施之中，那么它们可以对出生率的下降作出根本性的贡献。在亚洲和拉美，不同

社会制度的国家已经通过各阶层人口自愿参与计划生育降低了人口增长率。

环境破坏

在发展中国家，环境与自然资源受到持续损毁和破坏的规模很大，部分现象已经超过了生态的承受能力的极限。在此，在发展中国家，我们必须认清我们的经济发展要求与环境破坏之间的相互联系。比如，洛杉矶市（包括市郊）的能源消耗量同整个印度一样多。

框架条件

若要评价发展中国家的环境破坏状况并与之展开卓有成效的斗争，有必要认清开展环境和自然资源保护的框架条件。在此，中心问题不是事关保障或重建生活质量的表面性问题，而是事关保障长期生存的实质性问题：

- 若按人均国民收入计算，在八十年代，有40个发展中国家变得更加贫困，年收入低于370美元的穷人的数目增加到12亿人；
- 三分之一的世界人口生活在每日平均热量摄取量低于最低需要量的国家中；
- 大约15亿人口不能享用保健服务，大约17亿人口不能享用洁净的饮用水，大约30亿人口不能享用卫生设施；
- 四分之一的世界人口没有固定的居所或者居住在贫民区中；
- 好几百万人在寻找新的家园。在八十年代，出现了“环境难民”这一概念。

只有在环境合作伙伴关系基础上采取共同的行动，才能长期解决环境问题。没有强有力的外部援助，发展中国家就无法摆脱贫困和环境破坏的恶性循环。



在西方国家，环境问题经常是工业化带来的后果。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过多，缺乏信息和选择是环境和自然资源遭受破坏的决定性因素。

原因和后果

在发展中国家,随着人口的增长,对食品和能源的需要也日益增加,对可支配的土地,水和植物资源的使用程度也越来越大。在地球上许多生态环境不良的地区,农业人口无可奈何地强迫自己漠视借助一代又一代人的经验积累而维持下来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平衡。在寻找建筑用地的过程中,农民们跨越了农业的干界,向着已经受到水土流失威胁的地区推进。在森林里生活的人口对能源和土地的需求日益增加,威胁到自然森林资源的存在。由于采用集约的种植业生产方式,热带雨林中大多贫瘠、易受破坏的土地在短时间内失去了肥力。过度放牧,不适宜土地环境条件的种植业生产和滥伐木柴导致有害的后果,如土壤侵蚀,水分平衡受到破坏,森林和群落生境消亡。这些现象伴随着占据统治地位的贫困现象。

由于土壤侵蚀,人类每年失去 2000 万公顷的农业用地。在干旱地区,土地和植物的破坏导致每年 600 万公顷的土地沙漠化。



发展中国家力图有计划地开发现有自然资源(土地,水,森林和木材资源,原料),利用它们的经济潜力,促进面向增长和出口的经济的发展,从而获取它们所需要的外汇。在此,它们会容忍自己大量地干预自然平衡和威胁具有重大生态意义的地表,

容忍各种形式的环境负担。经济危机加剧了发展中国家未经充分地分析各项计划的环境影响便将它们纷纷上马的倾向——它们包括建造拦水大坝,农庄,种植出口经济作物,大面积放牧和木材的商业利用。

工业生产和不恰当地投入潜在危险物质,

如化工制品,给人类的健康,气候和自然平衡造成了危险和负担。随着推进工业化,引入较为集约的农业经营方式以及在城市居住区中心传播“现代”生活方式,这些问题正在加剧。

环境的持续退化导致发展中国家降低了对灾害的抵抗能力。人类对环境的干预加剧了自然暴力,如暴雨之后的洪涝。或者,人类出于各种原因聚居到受到灾害威胁的地区,如火山附近地带或有滑坡危险的山坡地带,引发了自然暴力。在工业国,一般通过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来补偿由于自然事件而蒙受的损失,并且,除了一些例外情况,一般不触及受害者的物质生活神经。与此相反,在发展中国家,自然灾害在更大程度上破坏了受灾人口的生存基础。

全世界的环境问题

许多环境变化产生了全球性后果。最明显的例子是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威胁。所有的国家都将会感觉到气候变化的影响。人们担心,随着海平面的上升,地势较低的岛屿和沿海地区会被海水淹没或沉入海平面之下。比如,由于存在着这些威胁,孟加拉国的六分之一国土面临着被海水淹没的危险。

在热带森林里储藏大量的生物资源,是全球的二氧化碳贮存库,是稳定全球气候的重要因素。出于土地利用的原因,世界范围内的毁林现象导致了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大幅度提高,从而也导致了全球气候变暖(即温室效应)。据估计,由毁林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每年约占总排放量的 15%。

在热带,目前每年减少约 1700 万公顷的森林面积。在干旱地区,如在萨赫勒地区和部分东非国家,主要由于沙漠扩张加剧,木柴短缺和人口增长,380 万公顷森林和灌木面积遭受破坏。此外,对植被的过度使用导致了地表的沙漠化。